

生活滋味

宛若一朵六出花

叶子

纤弱的枝杆上，雪缎似的花瓣微微打开，楚楚动人；群生的花苞交相环绕，如同一只只灵动的蝶，姿态各异地在绿意间翩然起舞……如此迷恋白色六出花，只因它与一段萦绕心头的记忆有关。

多年前的花街，随处可见的大多是玫瑰、百合、康乃馨，店家们只盼着那红艳艳的花瓣可以快速兑现为一张张的人民币。

那晚，独自散步的我只顾着看橱窗，突然被什么绊了一脚。“对不起啊，花材还在整理中，马上就搬掉哦。”一位白衣纤纤女子自店内惊慌而出，向我致歉。我们就此相识。得知这家花店翌日开业，甚感有缘。

环顾店内，在暗色系风格的反衬下，花儿们的颜色更显纯粹。她偏爱复古冷色调鲜花：清新雅致的绿绣球，蓝紫色波浪桔梗花，金棕调咖啡时间玫瑰，玫紫色冷美人，酒红调澳梅都深得我心。令人诧异的是，桌面上还有蝴蝶兰、香雪兰、小手球等相当数量的白色花材。我不解地问：“不怕颜色上有忌讳吗？”她浅然一笑：“其实，观念是可以改变的，正如审美也是可以引导的。”

细思量，婚礼上的白色有圣洁的寓意，而白色又能与百花相映衬；况且自然之中，白色之花最为芬芳，实在不可或缺。在漫天花海中，我的目光不由得被一丛六出花吸引——只见每一朵小花含羞开到六七度，白得犹如沐在月华中，内侧的尖瓣勾勒出独特的纹路。花瓣的中线至边缘，均被一条水绿色的印痕轻轻带过，似有若无的清香就此留下。柔光下白衣微透，她清冷的身影与那六出花重合了。

当夏天的脚步开始临近，我们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她半蹲在地上给花儿打刺时，薄纱衣再也藏不住那日渐隆起的小腹。

注意到我的目光，她将一缕碎发拨至耳后，坦诚地开了话头：“是的，我怀孕了。”

“家人会来照顾的吧？”我谨慎地表达关心。

“和男友分开后发现有了。因为体质的关系，担心今后再没有机会，就决定生下来……”

“妈妈怎么说？”

“我是个倔脾气，反正这次妈妈生我气了。”她的眼里顿时隐没了波光。

“一个人打理花店会很累的，下一步有其他打算吗？”我提了个现实的问题。

“现在身体已经稳定了，有时妹妹会来帮我一下，适量的运动还是需要的。”她轻叹一声：“倒是小店新开，内街的客流量不太乐观，还得继续坚持。”为省租金，她把店址选在居民区，离热闹的花街还有好一段距离。

“有个认识的姐姐在做婚庆，或许你们可以合作一下呢。”看着她蛾眉轻蹙，突然，我想到一条线索。

她对于这个机会十分珍惜。在确保花材品质的前提下，尽量给对方优惠，以求取信任与持续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她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在预算范围内，常常能布置出超预期的效果。

我曾受邀观摩过其中一个场景：几组洁白的马蹄莲呈螺旋状地盘入半米高的透明容器中，花序错落、几步一扎，对称地放置于T台两侧，遥相呼应。为避免单调，其间又穿插着一盆盆嫩黄的小花球，橘粉色的玫瑰花瓣洒落于舞台中央，为即将到来的一对新人铺出“幸福浪漫”之路。现场整体花境既显圣经典雅，亦悦然清新。用线性花材作主花，此举极具创意，也为她在非常时期节省了不少体力，实在妙！

她的独特性给我留下了很多美的感受。每当瓶中无花时，我总会去她那里坐坐，也时常会有新的发现与收获。在我挑选复古玫瑰时，她会建议我点缀几枝蓝色小飞燕，再辅以青灰色调的尤加利叶；或者，奶油波斯菊、绿色桔梗花的间隙，穿插翠珠、叶上花，美的探索者终于遇见了美的创造者，两颗心就更近了。

搬去新城后，加之一些境遇变化，相当长的时间内，我都无心侍花弄草，花店终究也只是人生梦境中的一个小小慰藉。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条傍山小路上走啊走，突然听见有人喊我，那声音清冽如泉。抬头望去，一辆摩托车飞驰而过——是一家三口！

男人戴着头盔看不清长相，女娃娃像是从宫崎骏漫画中印出的一般，苹果脸、星星眼。女人回眸时，我认出了她：凌乱的长发飞扬，清丽的脸庞看似敏感而脆弱，那眼神却依旧温柔而坚定……正当我想说些什么，但是画面已经渐渐远去了。醒来后，一声“好久不见”真真切切、犹在耳边。

隔着时间的留白，或许真的错过了一些好事的发生，该去看看她了。

当我准备好初见时的那份心情，又来到那条街，寻寻觅觅，竟怎么也找不到那间熟悉的小花屋了。店牌上写的是“陕西专业足疗”。

我陷入了长久的失落，唯愿彼梦成真。谨以此文纪念曾经的一场萍水相逢。

诗情画意

缺水的三角梅(外一首)

吴常良



它的渴望已经严重缺水
残存的叶片卷成枯笔，在风里
反复描摹水流的轮廓——
那些曾在叶脉上滚动的甜
被烈日一点点舔尽

枝桠裂开细小的缝
像谁在暗中睁开眼
露出焦渴的渴望
每道裂纹都藏着半句
没说完的雨季

根须在泥土里练习吞咽
石子的棱角，沙粒的叹息
它们把地层的褶皱
嚼成潮湿的碎末
却始终够不到
一滴水迁徙的方向
一朵花，悬在最高处
像是一句即将发出的慨叹

残存的叶片、残存的花
都在练习
如何成为浇灌的形状
而当星光坠落

它终于开口——
不是开花
是把缺水的岁月
开成永不褪色的
火焰

向东极

岛屿清澈，你的眼光悬浮在半空
那些漫过地图的潮水
如今都已变成你的边界
在海鸟的复调里
搜寻礁石所在的时区

你蓝色的翅膀去了哪儿
我们以经纬线编织着方向
并将信纸折成那座灯塔
而你向前的脚步与黄昏共频

此刻，启程是另一种抵达
缺席是更深的存在
当东边的太阳升起
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声音
正穿过你的指缝
帆影如炬，缓慢溶解于
晨雾中的细软波浪

我与晚报的故事

三十载墨香承载回忆

翁盈昌

晨光刚漫过窗棂时，指尖抚过报箱里带着油墨香的《舟山晚报》，那熟悉的触感与墨韵忽然撞醒了岁月——这份薄薄的纸页，竟已伴随我走过三十载春秋。

1996年1月1日，《舟山晚报》创刊，我便捕捉到这份新生报纸的生命力。每一个版面都细细品读，每一篇报道都反复揣摩，半月之后，我投递的首篇图片新闻见报，虽只是方寸之间的“豆腐干”，却让我欣喜若狂。至今，我担任《舟山晚报》通讯员已有三十个春秋，天天读报、写稿，投稿一直没有间断。这份痴心不改的坚守，皆因这份跨越岁月的缘分。

想起有一年年关临近，晚报编辑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恳切：“春节黄金周有好多记者要回老家过年，版面需要补充鲜活内容，您能否辛苦点，多给我们供几篇稿？”我当即满口答应，晚报于我早已不是单纯的投稿平台，而是需要并肩前行的“战友”，为它分忧，便是我的责任。

为了挖掘新春素材，我四处打听街道、社区的庆祝活动安排，追踪群众的欢庆瞬间。大年三十那天，听说新街社区要请孤寡老人到饭店吃年夜饭，我如获至宝，提前便在饭店等候。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老人身影，打社区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三番五次往居委会跑，大门却“铁将军”把门，急得我额头直冒汗。后来才知晓，老人们为了不让社区干部破费，不肯离家去馆子，社区干部只好带着丰盛的饭菜上门。我这一趟算是扑了空。但这份“空跑”并未让我气馁，反而让我捕捉到更动人的细节——我辗转赶到其中一户老人家中，边观察边拍照边采访，

记录下社区干部为老人贴春联、煮饺子的温馨场景，用通讯手法细腻描摹出孤寡老人感恩党的关怀、社区干部践行初心的动人瞬间。等稿子发给编辑，家里的年夜饭早已凉透，但想到能让读者在春节版面读到这份温暖，便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古人曾云“文无定体”，意在说明文章创作本无僵化范式，但新闻写作作为一门兼具专业性与责任感的实用文体，却有着明确的核心规律与价值准则。其本质在于以简洁明快的表达、精准无误的表述、客观中立的立场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契合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让每一则新闻都能真正抵达人心。

作为一名业余的通讯员，我心里十分明白，要传递社会正能量，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鼓舞人、凝聚人，而绝非单纯追求稿酬。为此，我牢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宗旨寻找新闻线索。三十年来，学习早已成为我生活的固定节奏：每天清晨起床，打开电脑浏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把握主流舆论导向；再翻阅《新民晚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舟山日报》《舟山晚报》等，聚焦区域发展动态，从这些报道中学习谋篇布局的技巧、锤炼语言表达的精准。

有人问我，三十年奔波采访，日复一日与文字打交道，从未懈怠，靠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我对新闻事业深入骨髓的热爱。

三十载春秋流转，青丝变白发，笔杆却从未丢过，初心更未曾改变。今后，我将继续为《舟山晚报》挖掘更多百姓故事，传递更多时代声音，让这份跨越岁月的新闻情缘，在笔墨书香中永远延续。